

胶州文史资料

第九辑



胶州文史资料

第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山东省胶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6年10月

胶州文史资料

第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胶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潍坊华光集团公司激光排版实验印刷厂排版

胶州市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大32开 4.75印张 92千字

印数1——3000册

青岛市新闻出版局(96)27号

审 定:刘成君 曲长礼 唐功谦

编 辑:冷增璧 汤筱林

功在当代
惠及后人

劉永君九六年十月

目 录

中共北方区最早的一期党校	王蔚明(1)
胶济铁路工运先驱纪子瑞	孙忠先(19)
深切怀念我敬爱的校长	
韩大民同志	张子明(28)
胶州水利史上的一颗灿烂明珠	
——山洲水库建设纪实	
潘善国 王德枢 仲兆峰	臧家健(34)
参建辛大铁路	于式源(44)
永久的怀念	
——毛泽东像章史话	廉福银(51)
残暴的日寇	高志贤(56)
张鸿飞其人	杨胜友(58)
我所了解的孙昶及其家庭	宋焕章(68)
八埋汰	
——记南堤子村的吸毒之害	
陈竞雄	(71)
教师集体过春节	李志大(77)
乡风民俗话过节	仲兆峰(82)

胶城文教用品书店的演变	高维仪(90)
胶州市的产盐业	刘世逵 李进(94)
古方井.....	法志刚(101)
孤埠头庙.....	韩嘉琪(105)
九龙山今昔.....	宫天豫(112)
古今话北都.....	刘敬贤 贾相绵(117)
四十年代活跃在青岛新闻界的	
几位胶州文人.....	臧 苏(124)
胶城庙宇寺院知多少.....	李宗浩 仲兆峰(130)
从高凤翰与蒲松龄交往诗中看	
《聊斋志异》的版本.....	李文胜 郑文光(142)

中共北方区最早的一期党校

王蔚明

1925年8月间,青岛罢工运动被镇压以后,中共济南地委决定我参加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那时适逢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秘书王深林将赴苏联参加东方大学学习,我便被任命为国民党省党部代理秘书。当时济南地委的组织委员丁君羊^①、宣传委员延伯真^②都是跨党分子,他们既是中共济南地委委员,同时也是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执行委员。我们三人组成一个党组(亦称党团),由丁君羊任组长,每周开会一次,研究全国革命形势与国民党员的思想动态以及国共合作中应该注意的问题等等。但自青岛罢工被镇压以后,济南时局亦日趋紧张,不久,有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在齐鲁书社被捕,齐鲁书社被查封,济南宣布戒严,张宗昌的大兵捧着张宗昌的戒严令不分昼夜地在各条街道巡逻。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下,国民党的负责人王乐平、范予遂等都离开了济南,因此统战工作失去了对象,党又决定派我到北京党校学习。当时派往北京党校学习的,除我以外还有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庄龙甲、正谊中学的学生穆秉衡、女子中学的学

生庄悟(女)、第十中学的学生相毓楣。我们五人都是从济南坐同一次列车到达北京的,但是在济南上车时,为了避免外人注意,没在一起,到北京后也没有在一起住宿。我到北京后先到北京大学第三分院找到一位姓李的学生同志,在他的宿舍里住了一宿,然后由他于第二天早饭后与我一起到党校报到。原来这位姓李的同志也是参加这次党校学习的一个学员。

这期党校的校址是在北京西单北头东侧的浆养坊胡同路南,门口挂着“北京私立商业专科学校”的牌子,据说是托人在教育部备案的。校门东边一间是传达室,西边两间开门向南是事务处,传达室以东三间是学校的厨房。院内东侧有两间厕所。院内中间有屋五间,过道东边三间连通着的是教室,过道西有一单间,我们山东来的5人便住在这间屋子里。过道南边还有一个内院,院内有三间东屋,三间西屋,五间南屋,都是宿舍。

这期党校学员共40多人,来自北京、天津、保定、唐山、济南、太原、张家口等地,大部分是学生,少数是工人。其中也有党员,也有团员。山东去的5人都是团员。到北京以后,党委又决定派庄悟到莫斯科大学学习,所以山东去的只剩4人了。北京当地的学员都不在校内食宿,住校的总共三十几人,其中只有一个女生,名叫苏红,罗亦农同志住东屋北间,她住南间。

讲课的同志只有罗亦农同志一人住校,其余的人都是讲课时来,讲完就走。

我们到校登记的第二天(9月7日)上午就开学了。但在开学时只有40多个学员集合在教室里,由罗亦农同志讲了讲话,并没有盛大的开学仪式。罗亦农同志说:“许多领导同志都想在开学的时候和同志们谈谈话,但我们考虑到北京的政治情况,来人太多容易引人注目,所以今天开学,只由我一个人和大家谈谈这次办训练班的目的、要求、教学计划和内容以及生活纪律和作息时间等等,同志们座谈讨论一下,如有不同意见,还可再提出来,我们再作补充、订正。

现在规定总的学习时间是两个月——从总的学习任务来说,时间是太短了,但是现在国内革命形势发展很快,需要同志们早些到革命斗争前线去,不允许我们坐下来用更多的时间专门学习。学习方法是先生讲,学生听。所讲内容由讲者自定,不发课本或讲稿,学生边听、边记。讲完一个题目或一个段落以后,提出讨论的问题,由同志们座谈讨论。暂定半天上课,半天整理笔记,分组座谈。在座谈时,如有疑难问题,由组长集中汇报,在下次讲课时再作解答。如讲课的同志无暇解答时,我可代为解答。

学习内容暂定为:

1. 中国问题——由李大钊同志主讲;
2. 社会发展史——由蔡和森同志主讲;
3. 共产主义的诞生和发展
4. 列宁、布尔什维克与十月革命
5. 辩证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
6. 新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

以上4个问题均由罗亦农同志主讲；

7. 国民党改组与国共合作以后的革命形势——由陈乔年同志主讲；

8. 工人运动在中国的发展——由赵士炎同志主讲；

9. 共产主义青年团与青年运动——由肖三同志主讲；

10.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与马尔萨斯人口论——由陈启修同志主讲。

讲课的次序和日程，现在尚不能确定，因为所有讲课的同志，除我以外，其余的人都还有别的工作，得趁他们的时间。

作息时间：暂定为每日早六点起床，七点吃早饭，七点半开始学习，十二点午饭；下午一点半开始学习，六点吃晚饭，晚饭后各组长汇报座谈情况，其余同志自由活动。

学校筹备时间仓猝，经费困难，没有体育文娱活动的设备，但同志们应注意体育卫生，课余、饭后应该尽量做些适当的体育文娱活动。

北京是中国的古都，名胜古迹很多，同志们可能希望到外面去游览一番，可是现在的客观情况不允许，为了组织上的保密和同志们的安全，党委决定除特殊需要经学校批准以外，所有住校同学一律不准外出。如生活和学习上的必需物品必须购买时，学校专门采购人员代为购买。”

罗亦农同志讲完以后，将所有住校同学划分成5个小组，指定了临时组长，并说明同学们初次相见，互不了解，暂定每组指定一个组长，以后如有必要，可由各组另行选举

(以后未再改选)。每人发给了两枝铅笔和两个笔记本——一本作课堂笔记，一本作座谈记录和个人发言提纲等，并说明用完再发。

下午，分组座谈讨论。这次座谈讨论，没有提出讨论的题目。罗亦农同志说：“从办学的目的要求、教学内容、作息时间、生活纪律等都可讨论研究，提出不同意见，晚饭后召开组长会议，汇报座谈情况以后，再作处理。”

我们山东去的4个同志和太原去的一个同志、张家口去的一个同志合成一个小组，我被指定为组长，无论本组座谈和组长汇报，都没提出不同意见，训练班工作就照预定计划进行下去了。

开学的第二天上午，一位同志约有30多岁年纪，穿一件黑布长袍，戴一顶黑色礼帽，腋下夹一个黑色皮包，与罗亦农同志一同来到教室，登上了讲台。罗亦农同志说：“我给同志们介绍介绍……”那个同志说：“不用了，我的名字叫李大钊，今天和同志们讲讲‘中国问题’。‘中国问题’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都列入了议事日程，在帝国主义的眼中的‘中国问题’是把中国作为一块肥肉如何宰割和烹调的问题。在巴黎和会上，美国在‘中国问题’上没有赚到便宜，所以它在《巴黎和约》上没有签字，又在1921年召开了华盛顿会议，提出了‘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的要求。对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准许中国出钱向日本赎回的办法，签定了九国公约。华盛顿会议以后，中国政府和一部分知识分子极力宣扬美国的恩德，说美国逼迫日本交还

胶济铁路和青岛给中国，是中国的的朋友，并在青岛海滨建立了收回青岛纪念碑，庆祝胜利。但是美国是不是中国的朋友呢？不是的。美国是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在世界大战以前，它的实力尚不雄厚，所以它的侵略只限于美洲范围之内，即门罗总统提出的门罗主义。在世界大战以后，各帝国主义国家都疲惫不堪，全世界只有美国和日本没有受到战争消耗。所以美国现在想称霸世界，把侵略的魔爪伸到中国来。但它过去在中国没有划定的势力范围，所以它提出‘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的八字方针来，它的意思是说：凡是别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所能享受的权利，它都要享受；中国与别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过去虽然没有与美国签订，也和签订了一样。中国在九国公约上签了字，就等于承认了美国的这一要求。

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的召开，我们看到了帝国主义各国之间在中国问题上充满着矛盾，中国各阶级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也不一致。但是中国人民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怎样认识呢？从中国人民的角度来看，‘中国问题’是中国人民在当前形势下如何谋求生存、复兴中华的问题，也就是怎样革命的问题。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在当前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都想从中国身上捞一把，都是中国的敌人。在这些敌人中，美国的势力最强大，日本在中国的工商业中投资最多，几乎独占了中国市场，日本在中国豢养了奉系军阀，私贩军火，勾结土匪，社会潜力最大，所以日本是中国的第一大敌，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敌。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为了寻求革命的正确道路，不得不回顾过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和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谋求生存的历次革命运动连遭失败的经验教训，作为今后的前车之鉴。”

接着，李大钊同志便从鸦片战争开始，谈了历次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及满清丧权辱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及义和团、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屡遭失败的经过，又谈了辛亥革命以后，军阀割据、连年内战所造成的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悲惨现象。最后提出了座谈讨论的题目：1. 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都失败了，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政府，但也没有能挽救中国的危亡，改善人民的生活，原因在哪里？2. 今后应该接受哪些经验教训？下午，各组进行了座谈讨论，晚饭后，各组组长向罗亦农同志做了汇报。

第二天上午，李大钊同志继续给我们讲“中国问题”。他说：罗亦农同志向我汇报了同学们座谈讨论的情况，我认为同学们的认识是正确的。过去历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三点：1. 敌我分辨不清。2. 没有正确的、科学的政治思想领导。3. 没有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洪秀全、杨秀清的太平天国是以上帝教为号召，义和团是以吃斋念咒、刀枪不入为号召组织起来的，都是以封建迷信为思想领导。这样的思想是不能启发群众的政治觉悟、相信自己力量的。义和团曾经为满清政府所利用，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而满清却是“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反动统治者。太平天国和孙中山都曾有希望帝国主义帮助自己对抗满清的幻想，都是不现实

的。太平天国胜利以后还要坐皇帝，刚刚打进南京，便争权夺利，四分五裂，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弱小民族，正是利用他们政治、经济落后状态，他们是不愿意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满清政府以及辛亥革命以后的各派军阀，也都是利用人们的思想落后、愚昧无知，才便于他们任意欺凌，随便宰割。所以帝国主义和满清政府、中国军阀内外勾结，压迫中国人民，这已是鸦片战争以来，触目惊心、屡见不鲜的历史事实。现在，我们应该接受历史的经验教训，寻求科学的革命道路，为振兴中华做出贡献。这就是我们现在办党校，让大家来学习的目的，也是我们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的共同任务。

十月革命为我们做出榜样，列宁和斯大林同志对中国革命非常关心，也极为重视，在历次的第三国际会议及1922年召开的东方各民族代表会议上都谈到中国革命问题，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中共接受第三国际及列宁和斯大林同志的指导，认为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首先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建立一个有铁的纪律的布尔什维克为领导核心。第二，必须发动全国工农劳苦大众参加革命运动，全心全意地依靠群众，为群众解决困难。第三，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国内外形势，随时地辨认清楚谁是革命的基本动力，谁是革命的朋友，谁是革命的敌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倒共同的敌人。分清敌、我、友，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且教育党团员，再经过他们向广大群众宣传，让广大劳苦大众都懂得这些

自求解放的革命要领，认真执行，坚持斗争，革命才能成功。我们这期党校的学习内容就是按照这些要求来选定的。但是时间短，内容多，很难学得透彻，只能讲一点要点。要深入理解，全面贯通，还靠同志们在今后工作中继续研究学习。

李大钊同志讲到这里告一段落，布置了三个讨论题：

1. 今后革命要胜利，应该有个什么样的党作为领导核心？党团员对组织纪律应该怎样？

2. 从现实情况分析，国内、国外，谁是革命的基本动力？谁是革命的朋友？谁是革命的敌人？谁是中间力量？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他们？

3. 当前中国人民受压迫、剥削的情况和急需解决的问题。

这天下午，各组进行了座谈讨论，晚上各组组长向罗亦农同志做了座谈情况汇报。这次座谈，同志们发言都很热烈，提出了若干疑难问题，在敌、我、友问题及中间力量问题上有不同意见。第三天上午，李大钊同志没有来，罗亦农同志用了一上午的时间为同学们解答了问题，作了讨论的总结。

罗亦农同志讲话与李大钊同志各有不同的风格。李大钊同志好用自已的话说明问题，通俗易懂；罗亦农同志则好引经据典，引用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著作，联共（布）党的章程与中共党章等解答或说明问题，所以罗亦农同志的原话我现在早已记不得了。他在说明中国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问题时，大意是说：工人阶

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她有责任领导中国所有一切革命力量，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直到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也只有她的领导，才能使中国革命彻底地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直到消灭阶级，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没有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即中共的领导，这个任务是无法完成的。列宁已经明确指出，现在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世界上所有经济落后的地区，都成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样，世界上就形成了两个阵营——即帝国主义阵营与殖民地半殖民地阵营。在这样的形势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与帝国主义内部的工人阶级的利害是一致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内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在帝国主义扶持之下，统治和剥削本国劳动人民的，所以他们和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已没有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可能。所以现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已经和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的性质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叫它新民主主义革命。列宁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无论他们主观上认识到没有，客观上都属于社会主义革命范畴，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彻底完成任务。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也属于社会主义革命范畴，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关于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与组织纪律问题，罗亦农同志首先谈了怎样才被承认为共产党的问题。他说：在苏联曾有